

16.18



光州文史資料

第七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H/57/14

光州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

封面设计：王瑞峰

主 编 刘 颀

副 主 编 周振华

责任编辑 余 锦

印 刷 潞川印刷厂

豫内资料准印证字信地发第01号

目 录

民国史事

- 家乡沦陷前后亲历记……………耿明达(1)
- 顾敬之在颍孜的大屠杀……………萧明臣(12)
- 五十八师撤潢城 万民欢腾迎解放……………詹象离(16)
- 三青团河南支团潢川分团干事会……………胡达五(19)
- 抗日战争中的豫东南田粮办事处……………顾席珍(20)
- 河南第九区书画展览会……………徐维道(22)
- 行商队遭劫记……………熊章甫口述 阎道禄记录整理(25)
- 河南第九区童子军露营大检阅……………梁北谷(28)
- 九区专署在经扶……………刘绪俊(30)
- 两张侮辱中国人民的照片……………赵敬尧(31)
- 潢川的一次学潮纪实……………胡达五(32)

往事追忆

- 忆苏井观副部长回故里省亲……………王建鹤(34)
- 依靠群众力量 改变苏区面貌……………耿明达(44)
-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潢川书画界人士……………刘绪德(59)
- 解放初期秋征工作见闻……………张国珍(71)
- 豫南“五大家”……………王 勉(77)
- 光州桂花之兴衰……………吴时若(79)
- 光州灯话……………王勉之(83)

人物春秋

- 吉鸿昌一二事.....刘绪俊(90)
- 回忆旧友冯新宇同志.....蒋明华(91)
- 张承先在潢川.....詹象离(95)
- 张承先轶事.....李觉非(102)
- 回忆潢川的教育家书法家马元先生.....杨钦宗(107)
- 回忆马元先生.....马 风(109)
- 绿暗红稀花事了 老蚕犹自吐余丝.....李觉非(111)

家乡沦陷前后亲历记

耿明达

1938年日寇进犯潢川时，我才十二岁，整天牵着一头牛跟着大家一起逃难，耳闻目睹了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所犯下的血泪斑斑的罪行。因身受其害，记忆尤深，各种惨痛的画面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故粗撰陋文奉献给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四十五周年。

1938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异常之事

1938年的上半年，潢川东乡黄寺岗、官渡集一带，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异常现象。春二、三月间，水塘里的毛虾较以往任何年都多。左邻右舍，几乎户户都准备了捞毛虾的小“扒网”。据说每当明月高照、繁星闪烁时，毛虾都要出来拜星星、敬月亮。于是各家背着网、挎着筐都出动了，沿着塘、沟边落网，缓步往前拉动约二、三十步后起网，便能起到两碗活蹦乱跳的毛虾来，一会儿就装满沉甸甸的一筐。迎着月光观看，象亮晶晶的银珠摆满一筐，特别喜人。

把毛虾上锅蒸后，个个弓着小腰，顿时由银白色变成白里透红，如同玛瑙一般，分外好看。除了炒菜吃以外，逢集时都要提上一筐去卖。由于卖家多、买家少，毛虾几乎压塌了渔行，里里外外挤满了的毛虾筐。

另一种神奇的事发生在天热五月间，群众传统的说法是“鱼发疯”。此时无论是官渡沙河(白露河)或“双龙桥”的小泥河，都有各种鱼相聚。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鲢鱼等，大的小的皆聚成阵，象在练兵场上练兵，一阵阵、一排排遮盖住清水。它们一会儿顺流而下，一会儿又逆水而上，一会儿又摇头摆尾浮在水面徘徊不进，吸水吐泡。

鱼群被人发现后，岸边人纷纷出动，用各种网去捕捉。有的捕鱼能手，一网捞住鱼群就能起几十斤或上百斤。时续两三日，鱼渐渐稀少了。一些捕着鱼的人吃呀，吃不完就上锅炕干，然后用绳子把筛子、簸箕等系在树上晒干鱼。但这时却有不少人风传说：“鱼发疯，人遭难，是不好的兆头。”为此，人们产生了恐惧心理。究竟此说法有无科学道理，至今仍难于回答。很可能是一种巧合。

三是秋初疟疾发病甚烈。这一年雨水特别充沛，群众说是：“敞着田整子收稻”。水多蚊子多，疟疾发病率高。正在稻熟一片金黄，开镰收割时，疟疾病开始蔓延，一家家、一村村十之七八都患了疟疾病。有的隔日发病，也有连日不分、持续发病的。发病时，头疼高烧，恋睡不起。病过后，全身发软，腿挪不动，割稻时手拿不动镰，担捆子提不上肩，以致形成金黄稻谷少人收的局面。约半月后，发病率才逐渐下降。

潢城沦陷之前

1938年上半年，潢川县城虽未陷落，但日本、意大利的飞机不断来潢川空袭滥炸。此时，国民党政府命令各乡

(镇)保长催逼农民进城突击扒挖城墙，以便使城内军民遇空袭时尽快疏散。乡派乡警，保派保丁，手拿着棍，用打骂手段在民伕背后督战，一直挖了几个月。

当城墙尚未挖完之时，国民党军政当局获悉日军西犯，风声日紧，在收麦、插秧大忙季节，又下令催要民伕上路，挖断刚刚建成的潢(川)一固(始)沙石公路(此路1936年动工兴建，1938年春竣工)。

政府决定，每距一华里，挖一长、宽、深各三米的正方形陷坑，将公路分节切断，企图以此阻止日军前进。其实此举无济于事，反给沿路人民增加了灾难。

潢川是日寇从大别山北麓迂回进攻武汉的必经要道，因而国民党当局于六、七月间调了很多部队驻扎在潢一固公路两侧，以抗击日寇。

潢川有首民歌唱道：

七月里来七月节，

国民党军队都开来，

住城内、住关外，

在乡下住民宅，

军队咋这些？哎嗨哟！

潢川陷落后的惨状

1938年农历前七月初，日寇开始由安徽的蚌埠西上进攻武汉，中旬节节逼近潢川。不时从东边传来隆隆的炮声，由远而近。天高云淡的上空，飞机一来就是十几架，有一次一阵十八架，摆成“人”字形，惊天震地嗡嗡响，由东

北向西南飞去，一会儿又由西南转回头来。是哪国的飞机？老百姓弄不清楚。此时人们心慌意乱，恐惧异常。

这时由固始到潢川的公路上西撤的国民党军队，说话咯咯啦啦的，一点也听不懂。据说是“两广”（广东、广西）的蛮子。他们头戴钢盔，身着黄绿色军服，有的骑高头大马，有的肩扛着枪步行，还有不少人睡在担架上，也有自己拄着棍走的伤病员。

黄寺岗正逢集时，一听说有军队从集上经过，群众立即跑开，特别是青壮年因怕军队拉伕而奔跑着逃脱。待军队过去后，人们又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这样，逢一上午集，就要被过境军队冲散好几次。

集上有五家私人粮行，各自都在门前摆成一片长方形的筐箩，个个筐箩里都堆着象小银山似的白花花的白米。农民们都想卖点米凑几个钱逃难。由于形势危急，尽管米贱如泥，农民还是把米整理得白亮亮的，象银牙一样，希望能尽快变成钱。然而已临危急时刻，公路上行人全是军队，商旅断行，谁还拿钱去买米呢？结果是望穿长街无人问。这时我大哥担两半笆斗米，我背了半布袋整理得非常漂亮的大米，堆放在筐箩里等着卖钱，等了一晌午，依然还是把米担回去。

在稻黄之前，我们村和周围村庄都驻满了国民党部队，他们把村与村之间的羊肠小路上的杂草铲得光光的，便于来回行走。大批军队西撤后，他们形色紧张，也于一天晚上悄悄地拔营往西开走。

1938年农历后七月二十一日，日军自东经黄寺岗往西开进，向潢川城进犯。我家居住的小村在潢一固路南侧，距公路一华里，距黄寺岗不足二华里。这天正中午，我们站

在村后岗岭上向公路遥望，只见大队日军身着黄色军服，打着白膏药旗，穿过黄寺岗集向潢川城进犯。打头阵的前锋是一排排并马前进的骑兵队，骑兵上空有三架黄绿色飞机，沿公路两侧低空盘旋进行侦察。紧接着是长蛇阵的步兵大队，他们铁蹄践踏公路，致使尘土腾空飞扬，宛如巨群飞蝗漫天扑来。沿公路附近的老百姓见状无不心惊胆战。因为大家对日寇的“三光”政策早有所闻，于是各自扶老携幼，拼命奔逃。牵牛拉驴的，赶猪扯羊的，提鸭挎鸡的，肩担背驮的，人哭畜叫，到处一片慌乱。特别是听说日寇要从公路上岔到村庄打枪追人时，更是乱得一团糟，大家前呼后拥，人畜挤成一团。这时，我大哥仍挑着两半笆斗未卖出的米，我拉着一条黄犍牛和一条小牛犊，挤在人群里逃难。小牛犊被后边人挤惊了，忽然从我头顶上跳过去。夜晚大家挤到一条湖埂上露宿，实为苦不堪言。

官渡集上刘某有四个男孩，两个大孩自己会走，两个小的由妻子抱一个，男的挑一个。因他平时做小生意没担过重挑子，在前阻后挤的情况下，肩上担子越压越重，压得实在受不了，在累气交加的情况下，牙一咬，把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和挑子一起扔到湖里去了。妻子在后边只是痛哭，也无法抢救。有十余天时间，我们白天逃难，夜里露宿野外，饿了就煮把米吃。后来，母亲经多方打听，也终于找到了我们。只见她满脸灰垢，眼泪汪汪。她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家里完啦！鬼子把全村都点火烧光了。房子、草垛、稻垛子（未脱粒的稻捆子）都烧得一干二净。“稻囤子”也烧得焦黑，我用盆端水仅救出一点糊稻来！”所谓“稻囤子”，就是为了防备鬼子放火，用土坯垒成二尺高、五尺长、二尺宽的长方形土囤，

内储千稻，上面封泥，还可以作为睡铺。

原来母亲舍不得家，叫大哥和我先逃走（二哥被拉走了）。日寇占据黄寺岗集的第三天，就有鬼子兵扛着枪闯进我们小村。他们东看看、西寻寻，嗽了几声，然后就动手放火。可能是看出了国民党军队驻扎过的痕迹，他们点着火把，将一处处房子，一个个草垛、稻垛都燃烧起来，顿时，一片熊熊大火。等到全部烧光后，又嗽嗽叫着离开。躲藏在村外的母亲和邻居窥见鬼子走后，才悄悄溜进村，边哭边端水救火，终于泼灭烧黑而未烧透的“稻囤子”。面对村庄被焚的惨景，母亲只有忍悲含泪离开残破的家。

进入农历后七月，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，直到八月中旬才放晴。这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来说，如同火上加油，因为大家都是投亲靠友，寻求远离公路的偏僻乡村寄居。乡间的羊肠小路经过人畜往返践踏，到处一片泥泞，且有阵阵秋风秋雨袭来，跋涉在泥泞路上的难民们痛苦不堪。

潢川沦入敌手

1938年农历后七月二十三日，潢川县城陷落。日寇占领县城后，留下一批日军防守县城和沿潢一固路的重要集镇。在官渡留驻几百日兵，住在桥头，专门守桥；黄寺岗集也驻很多日兵。驻扎在城内的日军，到处抓人构筑城防工事和布铁丝网。几乎每天都有一群群日兵背着带刺刀的“三八式”枪，下乡骚扰。他们横冲直撞，到处烧房子、抓人、拉牛、赶猪、捉鸡、强奸妇女，吓得老百姓心惊肉跳，象驱散的羊群，东跑西逃。

外逃时间长了，没粮食吃。为此，中秋节前，我大舅悄悄溜回官渡集家里背粮食，被鬼子捉去，捆绑着带进潢川城。白天被带出来做工事，夜里又关起来，并用绳子将几个人拴在一起。过十余天后，遇上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偷偷地挣脱了绳，翻铁丝网逃脱了。家里人听说大舅被鬼子抓去，心如刀绞，认为性命难保，因而哭哭啼啼，姥姥和大妗哭得尤为凄惨。大舅逃回后说：“我是在阎王爷面前过一趟，若被鬼子再捉住，别说我一个，就是一百个命也完了！……”由于精神过度紧张，他连续昏睡三、四天才清醒过来。

一天，在官渡守桥的七个日兵，往南闯到经坊寺并迂回到白树集。他们边走边打枪，把老百姓撵得哭叫连天，竞相奔逃。

此时，正碰上邓雨霖的十多名武装人员，躲进集南边肖家寨内，但鬼子并没有发现他们，也径直往寨里闯。邓部武装人员迅即钻进寨内的一座炮楼。这时，有三个日兵也往炮楼方向走来，楼上武装人员见此慌了手脚，立刻向三个日兵射出一排子弹，但未射中。三个日兵听到枪声，迅速倒在地上，双手把枪搂在怀里，连滚带爬地逃跑了。

日寇把地方武装和土匪称做“夜猫子”。他们把在肖家寨遇枪击一事说是发现了“夜猫子”。当天下午，从官渡出动了三百多鬼子兵，到肖寨进行报复。大家事前知道鬼子一定要来报复，因而集四周的老百姓都跑光了。日兵见不到人，便把白树集和肖家寨的几百间房子全部烧光。最后捉住一个卖烟丝（俗称小烟）的人，押到集上枪杀了。这时，我们正在河西岸林寨，与白树集隔河相望，看到熊熊烈火一直烧到天黑。

一次四个日兵，突然闯进一个营子。一名十五岁的少女未躲及被鬼子发现了，他们用刺刀戳着其父母的脸，逼着他们交出女儿。少女被搜出后，日兵当着其父母而进行轮奸。站在旁边的父母捶胸顿足、嚎啕大哭。最后，夫妻俩背起已昏迷过去的女儿逃走。

一次，有一陈姓妇女（已怀孕）被鬼子奸污后，日兵又用刺刀对其腹部乱戳。

刚进黄寺岗的日军，抓一张姓妇女。他们将各家的桌、椅搬来堆放一起燃着，火光照得全街通亮。日兵逼该妇女脱光全身衣服，赤身围绕火堆转圈跑。站在四周围观的鬼子，发出阵阵狂笑。

沦陷期间，日寇占据了交通线，致使食盐运不过来，形成“食盐贵如金”的局面。

没有盐得吃淡菜。人长期不吃盐，身上发软，走路抬不动腿。听说黄寺岗集上的日军用盐换米，但谁敢冒险去换盐呢？

日寇造成的凄惨景象

日本侵略强盗残害潢川人民七十天，终于在农历十月二日撤出豫东南重镇潢川。

潢川有首民歌：

十月里来小阳春，
潢川城内日寇撤干净，
张大学、邓雨霖，
带领人马闯进城；

占南城，住北城，

名曰守城防，

实为势力争。

日寇撤出潢川的喜讯，象长了翅膀似的，飞快传到四面八方。黎民百姓奔走相告，尤其是背乡离井的难民们，更是欢呼雀跃，兴奋异常。

然而被鬼子糟踏过的家乡，到处是一片残垣断壁。当我们母子三人回到久别的小村时，见到处处面目皆非，一片凄惨景象。烧毁的房屋呈现出参差相错的秃山残壁和黑黄相间的焦土。稻垛、草垛全变成一堆堆黑灰。泥巴锅台、供桌，被鬼子们故意拉上屎尿，而且还扔下一些擦过大便的兜裆纱布带子，村内外的地上扔了许多白铁空罐头盒。

我们村原住五户人家，老少共十八人，全是租地种的佃户。有三户回村看了看，见一切都化为灰烬，伤心叹气地离开，投亲靠友去了。只有隔壁一户人家同我家一样没地方去，只好扒捞残椽碎木，利用残墙搭起草棚住下。后因不断遭土匪骚扰，而且从火中救出的糊稻四石多（石音担。十斗为一石，一石二百七十市斤）也被人偷走。此户被逼得无路可走，只好搬走了。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在村里苦熬。

我心急如火地向母亲吵闹道：“俺家为啥还不搬走？”母亲叹气说：“往哪儿搬？！”

第二年春天，母亲向我们说：“现在荒田多没人种，我们把牛换壮些，多安种一些庄稼，看能多收一点粮食呗！”于是把黄牦牛和小牛犊合在一起，换成一条黄大犍。由于荒田荒地荒山多，青草生长特别茂盛，大犍撒绳放牧随便吃，膘

情变化非常快，因此引起土匪们的垂涎。秋天，正当种麦的关键时刻，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大鞭被土匪抢走了。这时母亲才感到绝望，决定快快搬走。

类似此种荒凉小村，并非仅此一个，而是比比皆是，且有不少村庄常遭土匪洗劫，村民只有搬迁他去，留下空旷无人的村庄。

正当大批日军过境时，遇上连阴雨，车马过不去，日军就把路两侧村里的稻捆子、稻草、门板、桌子、板凳、梯子、檩条、木床等物搬来填大坑，这些东西被轧得稀巴烂。日军把农民的粮食拉到公路上喂马，撒的稻、麦、豆类，经几天连阴雨，冒出一堆堆、一撮撮、一行行的青禾绿苗。由于车辙沟越轧越深，鬼子们就把车马拐到路两旁，由耕地上绕道走，使路两侧一里多的地带，轧出一条挨一条的车辙深沟。日军穿破的牛夹鞋（把大脚趾与四个中、小趾头分开的鞋，形同牛蹄，故叫牛夹），空罐头盒，扔得遍地皆是。人屎与马粪散发着刺鼻的臭味，使人无法行走。

第二年春夏之际，我们到那些无人村及荒凉地带看一看，只见到处一片凄凉，顿觉毛骨悚然。由于田园荒芜，沟塘自然破漏存不住水，因而螺蛳得以繁殖发展。我常与邻村小伙伴去周围各沟塘摸螺蛳，每天摸上一筐，用锅蒸煮后即可挑出肉，除自己吃外还可上街出售。在那些无人村的沟沟塘塘，我们都去摸过螺蛳。每次去，嘴说不怕，心里却十分畏惧。只见那些地方杂草丛生，蒿子长得比人还高，藏在蒿子丛中的残垣断壁，时隐时现，野鸡（山鸡）、兔子、毒蛇频频出没，土匪也经常在此处集散。尤其是黄寺岗集以西至二里堆坎南北，纵横十余里，全是一片荒凉无人烟的地带。

见此，不觉头皮发麻，令人惊心动魄。五十余年来，每忆及此事，很自然联想到“千村薅荔人遗失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诗句所描述的悲惨情景。

这就是日寇侵占潢川七十天，对人民进行残害的历史见证。经四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些历史陈迹已消失在地平线上，似乎在一些人的心中也被逐渐淡忘。然而人民用血泪写成的抗日斗争史，却在潢川人民中世代相传。

顾敬之在蕙孜的大屠杀

萧明臣

抗日战争期间，我任潢川第四区冯白隆乡联保主任，驻方店。第四区区署驻蕙孜，我的家也住在蕙孜街上，紧靠顾敬之的“剿匪司令部”。我亲眼目睹了顾敬之以剿匪为名，肆意屠杀无辜农民的罪行。

一

1939年，土匪头子杨青山、阎振武等二十余人，率部在牛岗、来龙等地打家劫舍，肆意抢夺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，闹得人民不得安生，生产停滞，政令不能推行。九区专员公署为此召开各县县长会议，研究剿匪措施。到会的有顾敬之、李庚白等八人。潢川县长李庚白在会上说：“我县北方，均被土匪杨青山等闹得混乱不堪，政令不能推行，影响了抗战大业……。”顾敬之在会上说：“不才我顾某有办法剿灭此匪。”李庚白说：“顾君用杀的办法剿匪，土匪当然可以平息。”于是，会议决定，由顾敬之派兵到潢川剿匪。

二

从1939年农历四月开始，顾敬之的部队由商城开往潢川蕙孜，司令部扎在胡尧章私宅。来潢川的部队主要是顾